

通志彙解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
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
月今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鄉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通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
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
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祝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臯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天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肄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

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臯猶不可也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四言六
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
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薨
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
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

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
於策乃見諸行事爲永鑒爾張氏曰季氏親逐其
君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
君立本此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君
子罔不盡傷心此所謂爲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匭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
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
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

合諸墓義見葬桓公此又見八月而始得葬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訥趙氏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

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媚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黃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羊作實菽左氏或作叔

菽先儒以爲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義董子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陰陽不和而寒極備耳

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古亂切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曰設兩觀乘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魯也愚謂亦爲十月新作雉

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意不同者彼但譏其侈肆此則譏其僭禮而不畏天譴也康侯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知其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

之脅其主矣。○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旣災而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爲僭也。蓋以爲無足恤也。以爲無足恤也者，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御廩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也。雉門兩觀獨書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起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皮公及公羊作拔

杜氏曰：拔地闕。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邾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臯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臯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臯亦可知○戴氏曰自

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七十年間無此大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而退自相盟于臯鼫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絕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陸氏聞於師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臯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臯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

臯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爲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由又切公羊作浩油

黃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夷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

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義又見隱二年葬宋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遷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義又見成十五年○貫道王氏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況有國乎許之四遷蓋以小國而介乎強國之間日見迫逐雖欲自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終不免於滅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踰時矣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劉卷卒

卷音權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蚘也貫道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不特譏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為葬劉文公起也○石氏曰天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春秋卒天子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子虎以其來赴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我會之也自文公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

夫之喪而魯有往也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外交況畿內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圉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貫道王氏曰晉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偕衛以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不可望矣義又見

昭十二年

葬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

師敗績

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愚謂周綱既墮夷裔橫恣相爲盛衰書此見吳伐楚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孫氏曰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

出奔其臯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

左氏作郢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澐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楚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鄭鄭公辛之弟懷將弑

王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辜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于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

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義
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楚自春秋以來肆
禍中國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
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旣往莫有能與抗
者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囊瓦旣奔吳人長驅入郢
慘烈不道甚於水火蕞爾楚昭僅以身免此吳之
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吳爲會中國愈
不能抗至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作正

義見隱三年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
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
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
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
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授而敗楚入郢故
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臯之也○石氏
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
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
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見昭五年莘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

昭公時者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時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荆其後稱楚也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

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婁之子成子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昭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羊作邀後同

杜氏曰游速大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暴邪任氏曰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男不死社稷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邦衡胡氏曰內有強臣之讎而遠去其國以事攻

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為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

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
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爲之請於伯主之
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
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
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
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

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軫上
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信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
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道王氏曰中城公
宮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
能制三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徹其藩籬而區區

欲固其堂奧也其能國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鄆見成四年邦衡胡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為季氏所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昭十三年圍費○愚案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

以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

齊侯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

通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臯著矣義又見莊十

年公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後

屬大名府愚謂衛服齊而為此盟也義見隱元年

盟于蔑

大雩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貫道王氏曰齊景又欲合魯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八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左氏曰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殷高氏曰魯政不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春秋因見公之舉動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爲

下復侵齊起也前此未得志故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之所爲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任氏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忿而不恤其民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曹伯露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公會晉侯于瓦

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即滑州白馬縣愚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公至自瓦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羊作趙

石氏曰二國叛晉故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葬曹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曲濮衛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從祀先公

馮氏曰從祀者言隨而祭之也盤庚曰茲于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

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
從祀之址詳其事殆新主入廟之意始昭公爲季
氏所逐而卒祀於外定之初其喪雖歸季氏尚欲
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於墓道南
而已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嘗得入廟也五年意如
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
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不言昭公者內諱也康侯
胡氏曰昭公之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陽貨
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辜以取
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
故曰從祀先公其亦深切著明矣○愚謂從祀先

公者凡已祧之主皆得隨而祭之蓋不當祫而祫也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非時而祫將以是爲常焉者也故不言大事而言從祀先公以寓意焉爾然無所考不敢質言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陸氏曰陽虎家臣也其名不合登於史策故書曰盜寶玉大弓杜氏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未詳孰是左氏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未詳信否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志其不恭之大也○高氏曰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與其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氏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莫有抗之者則國亂無政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薨勅邁切公羊作蠆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南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寶玉大弓子孫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高氏曰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

臯於誰責而可乎愚謂經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若爲穿窬所竊而今復獲之未見陽虎竊之歸之者在來者考焉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二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邦衡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夷狄也卒之且不可況會其葬乎蓋至是與中國無閒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公再侵齊及齊伐我西鄙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或曰暨齊平齊欲之而魯與平也及齊平魯欲之而齊與平也未詳是否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古洽切又古協切公羊穀梁作煩

孫氏曰夾谷齊地張氏曰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即海州懷仁縣未詳孰是義見隱九年會于

防

公至自夾谷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公羊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來歸來魯歸田也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齊人來歸衛俘同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以歸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謹見桓三年孫氏

曰三月及齊平夏會于夾谷故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愚謂土地天子所封齊人侵之齊人歸之其無王可知矣○葉氏曰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謹陽虎之邑也虎挾之以入齊龜山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齊平而會故反而來歸三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之所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音后又去聲公羊作費誤也

州仇叔孫不敢之子武叔也杜氏曰郕叔孫氏邑

任氏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無鹽在鄆州須城縣東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氏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

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

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義又見昭十三年圍費○愚謂凡大夫以邑叛必書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非與其叛也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教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教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教家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此春秋所以爲謹嚴而防微杜漸之義著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曰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良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柰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次年入蕭起文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下同

杜氏曰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左氏曰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

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延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速公羊作邀安甫公羊作宰父

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以孫州仇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彊苦侯切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

左氏見上弟奔義見襄二十年大夫奔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高氏曰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今宋卿大夫數日之間五人逃去君誰與處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杜氏曰蕭宋邑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辰以弟叛其兄其臯尤著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康侯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臯亦著矣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

叔還如鄭莅盟

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義見僖三年公子友莅盟十有三年春薛伯定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壞城阜曰墮莘老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郕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愚謂城郭所以禦外患今內難作而毀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以城其邑者為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可為永鑒矣○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

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其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愚謂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郕次書墮郕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辭費而義自見矣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苦侯切

杜氏曰彊孟縶子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義見墮郕○師氏曰郕費二邑數叛不能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張今此三

家墮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亂可謂極矣
秋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作黃誤也

張氏曰黃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公至自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二月公圍成

義見昭二十六年○莘老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

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叛者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公至自圍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下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二字

左氏曰垂葭實郕氏杜氏曰高平詎野縣西南有郕亭張氏曰屬濟州皆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

次于滑

夏築蛇淵囿

晉文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而力此何振之有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義見昭十一年○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宋爲并州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食亦切公羊寅下有及字

杜氏曰士射士鞅子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有朝歌城南有牧野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任氏曰未閔三時而三大夫以邑叛晉之君臣失道之甚也邦衡胡氏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內反不能禁其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又不能勤王述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

天子之側非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故臣亦相帥以叛君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臣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常山劉氏曰趙氏晉之強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愚謂見晉之衰而迫於強臣也○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

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牆而走其亦可以免於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存耕趙氏曰三晉之形成於此矣

薛弒其君比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羊穀梁作晉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

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臯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臯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

牂子郎切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牂

葉氏曰不別以歸何國時楚強且主兵歸楚可知
左氏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
頓未詳信否任氏曰以甲國諸侯大夫而從夷狄
以滅國豈特自強哉實有以資之耳愚謂以頓子
歸不死社稷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曰北宮結來奔公叔戌故也未詳信否義見
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愚謂一國而三大夫出
奔其為國可知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

檣音醉公羊作醉

杜氏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

今為秀州治所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
夷狄略之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吳子光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羊作堅

牽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義見隱九年
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吐刀切

洮見僖八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市軫切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說文社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氏曰脤膳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非禮也○東萊呂氏曰春秋錄相朝見則見述職之本廢矣書交聘則見間問時見之禮缺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見告命之道絕矣書歸田假田則見巡狩之法替矣今歸脤而復書之則法度之壞已甚諸侯不助祭以受脤天子而

天子從遣士以歸脤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唬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劉氏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唬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

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孫戍趙陽彼
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
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
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
乎哉此亦一證也與常山劉氏張氏同任氏曰既
曰世子而出奔父子不相安而天倫滅矣○石氏
曰孟子稱小弁為親親詩人傷二子乘舟爭相為
死為非義衛靈公失道南子嬖太子蒯聵不得於
父又與伋壽遠矣書其出奔以見滅天性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事見上愚案春秋歷書彊帥師而繼以出奔以見

君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未必皆以蒯聵之
黨而見逐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高
氏曰蒯聵為南子所譖而出奔靈公信其譖言不
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臯者也人子處頑嚚
則有道矣不至於以嫌見誣也而非蒯聵之事也
比年志公孟彊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大夫況出
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邦衡胡氏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
臯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臯魯納叛臣也義又見
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三百六十
人蒐于比蒲

義見昭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邾子左氏曰邾隱公石氏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也今公蒐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處而邾子會公於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城莒父及霄

張氏曰皆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石氏曰一時而城二邑書以譏之此年與桓七年無冬四年

無秋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去年來會公而今年來朝見邾之衰而屢求於魯皆非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鼯音兮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趙氏曰嘗旅於會稽時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愚謂此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人國臯不容誅矣然以胡子歸又責其不死社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五月辛亥郊

石氏曰五月非郊之時蓋以改卜牛至此而後能郊也有言用郊有言郊用者不宜用也直言郊者以上之不能郊也義見成十七年用郊

士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義又見僖公薨○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斬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侯衛侯次于蘧蔭

公羊作蘧蔭

義見莊三年次于滑

邾子來奔喪

葉氏曰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日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始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知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穀梁作弋非也下同

孫氏曰妣氏杞姓哀公妾母穀梁曰妾辭也愚謂

三百廿二
此為葬定姒起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邦衡胡氏曰邾滕奔喪會葬以天子之禮待魯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供臣子之職邾滕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任氏曰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悅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吳穀

梁作穀乃古吳字

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吳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愚謂義與宣八年葬敬嬴同而此則失禮甚矣其私諡又見葬桓公○高氏曰日下吳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

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不敢稱夫人而以夫人之禮葬爾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況襄五年葬我小君定弋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同謚乎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愚案哀公未成君故僅免夫人小君之稱然原其情則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今定公葬居定妣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

冬城漆

高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

而以其地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爲備譏其非所城而城也夫前年城二邑國再大喪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言而惡自見者也○張氏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臯而取謹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九

哀公

名蔣定公庶子定如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左氏曰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郊牛下有角字

任氏曰不知僭禮之致災而改牛違時以從事亦已妄矣愚謂此亦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麋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歲一行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

石氏曰吳楚爭強內侮中國之政制在夷狄晉雖不能主盟猶中國也齊衛二君既不同心盟主以禦夷狄又結盟固黨以自攻伐惡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定之末年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知有禮義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邾自庶其後魯多納其叛臣邾知魯必欲兼之也盟焉朝焉會蒐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爲也而魯終不置邾愚謂邾不能自強於德而區區以求魯固無足道然王綱壞強陵弱大併小微國不支亦可悲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濇東田及沂西田

濇大號切又音郭

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漙沂之田而受盟任氏曰三大夫同伐可謂暴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漙水矣今又取其漙東之田猶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古注切

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邾衡胡氏曰季氏所以不盟豈非貪得無厭必欲

滅邾而後已未詳孰是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臯石氏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強越又寢起中國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衛齊又數侵伐魯既叛晉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之立邾未嘗廢朝薨未嘗無會而前年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致吳之伐我齊取我田也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滕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

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纔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突而入遂居之莘老孫氏曰聵輒爭立父子仇敵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之意可知矣使蒯聵事其親孝必不至於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逐之書曰衛世子出奔宋見蒯聵得臯於父見逐出奔父沒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則蒯聵之臯

也輒爲人子而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爲君崩殯在外且入以兵拒之又圍之焉則輒之臯也使靈公得父之道不至於逐殯使殯得事父之禮則殯不至於見逐使輒得子孫之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殯之位或權立屏位以須父之入蓋靈公崩殯不父而輒不子是以至於崩殯出奔趙鞅納蒯而石曼姑圍戚書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爲不得其正顯矣愚謂又以大夫帥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至此極矣事又見定十四年○

君舉陳氏曰于戚納弗受也後十二年而蒯殯白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此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以與之爭可乎然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臯亦可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鐵公羊或作栗或作秋

杜氏曰罕達子皮孫鐵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爲志乎此戰也云爾愚謂並言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大夫專兵而至

於戰黷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曰七月而葬緩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見昭十四年義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

蔡殺其大夫子馮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推齊主兵也
且齊嘗爲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也黎氏曰凡
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

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
子蒯聵于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
爲衛邑也故今但書圍戚而不云衛戚焉如先書
紀季以鄆入于齊後但書叔姬歸于鄆不復繫之
齊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孫氏曰國
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於此故曰齊國夏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事又見二年○許氏曰觀乎蒯
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衛以父子爭國而
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

亂也劉氏曰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以爲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敵君之禮我不可以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必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義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高氏曰不言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則不可不書及矣左氏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莘老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義又見成三年新宮災○石氏曰武宮煬宮不當立而立桓宮僖宮當毀而不毀然皆出於強臣之私意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羊作開陸德明曰避漢景諱也

杜氏曰啓陽琅邪開陽縣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

之季世也貫道王氏曰夏而城城而用大師惡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葉氏曰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宵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郭城毗城邾城瑕蓋莊宣書城者各一隱桓書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閒而書城者九則定哀之守其國者可知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貫道王氏曰樂髡伐曹以曹受樂大心之叛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樂始闕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義見宣元年晉放胥甲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闕之也義見文十八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此則大夫帥師欲取邾以自肥則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蔡愚謂不稱其君

當作殺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此為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王氏曰傳之謬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弑君未有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殺而不知殺者之名是以曰盜為人君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為君者可知也石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秦惠公

義見定九年葬秦哀公

宋人執小邾子

以諸侯執諸侯天下之亂可知矣不言以歸專自平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羊作公孫歸姓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齊人執我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

戎蠻子見昭十六年邾衡胡氏曰名者以別於執中國之君也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

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
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
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
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千三戶司馬致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師氏曰以中
國之伯主而歸夷狄之俘其不道甚矣○高氏曰
諸侯有臯方伯謀僉於天子問臯然後執歸于京
師正也諸侯有臯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臯
尚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

諸侯以畀諸侯其臯尤重若晉人入曹執曹伯上
宋人是也今晉爲盟主而執戎蠻苟得其臯則獻
之天子猶可也今不知其臯既專執之反歸於楚
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之所以不
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愚案左氏載此事甚悉然
春秋不書楚伐戎蠻子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
楚者書其甚者也夫楚以夷狄吞齧小國不足責
也然興滅繼絕王者之事當是時王綱盡矣晉能
爲之猶足主中夏今反執之以歸于楚則是伯主
助夷狄爲虐也春秋安得不書其甚者哉

城西郭

杜氏曰魯西郭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於亳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之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曰聞於兩社為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災見不知戒○程子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

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葬滕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春城毗

頻移切公羊作比陸氏說文云本一作莖

孫氏曰毗魯邑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師氏曰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強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乃區區屢奪民力以

興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邾瑕一叛於晉而畏攝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弊邪

夏齊侯伐宋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伐衛

助蒯聵耳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公羊作設

劉氏曰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內邑杜氏曰任城亢父縣有邾婁城張氏曰濟州任城縣地是也高氏曰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者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未詳是否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吳伐陳

左氏曰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土芥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曰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左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貫道王氏曰景公寄國於高國使其非義則當正諫以絕景公之私如以爲是則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及奔亡以免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欲易君而去其大臣齊其爲陳氏見於此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君舉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
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
垂戒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

莊加切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
結吳好也夷狄可以強盛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
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
知魯之將有吳患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十鍾
離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公羊作舍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
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
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
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
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

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子豹於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辜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黃氏曰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爲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弑荼君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

四百廿六
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臯則陳乞之臯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臯也葉氏曰陽生景公長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爭既僞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之道則逆弑荼者朱毛也曷以爲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旣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陳乞之臯不可以不正也愚案左氏載僖子不對而泣以下等語與經不合孫葉二說微信今以經考之本陳乞召陽生而弑其君荼耳陽生不免篡逆之臯而陳乞

爲弑君之賊然左氏敘前事頗詳而孫葉多所發明不得盡廢在讀者詳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眷切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許氏曰定十五年鄭伐宋

始構怨至是侵鄭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
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高氏曰衛侯棄其父
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侵衛義又
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吳于鄆

張氏曰鄆即舊鄆國左氏曰公會吳于鄆吳來徵
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
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
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
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
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
以吳爲無能爲也義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而始遺患於後日也邾衡胡氏曰前書叔還會吳惡大臣不能衛社稷而邇夷狄也此書公會吳惡國君不能守社稷而狎夷狄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程子曰不曰歸者以我而言內外異辭文體然也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我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康侯胡氏曰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爲是伐我齊人爲是取魯二邑辱國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宋人圍曹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木訥趙氏曰鄭於曹無隻介之好今據救之報宋之役也亦非爲義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三十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吳伐我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左氏曰七年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

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為邾故伐我高氏曰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夷狄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絕亂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切公羊作憚下同

謹見桓三年闡杜氏曰在東平剛縣北地譜宛丘龔蛇縣也孫氏曰公前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甥也故齊人取讙及闡貫道王氏曰魯執邾子既召吳人之伐又致齊人取讙及闡為國而不義其害國如此夫愚謂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入人之國俘人之君臯不容誅也齊侯苟能告於

天子聲臯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為利亦臯也歸邾子益于邾

邾衡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愚謂魯之媿辱可知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呂氏曰吳之

伐我齊之取讎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于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讎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爲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張氏曰後屬開封師氏曰鄭人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雍丘應於內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爲宋所得故曰取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喪師之道也愚謂鄭有辜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

夏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宋公伐鄭

存耕趙氏曰宋嘗侵鄭又取鄭師矣雖曰雍丘之

役始於鄭獨不曰侵鄭之役誰實始禍歟佳兵不戢將自焚也啻之禍基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

十月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邾子先為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會吳伐齊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卑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義見隱元年宋公卒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怨不已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侵齊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卑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五月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葬齊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一百三十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彊自定十四年出奔距今十二年衛大國而歸衛當時大夫專恣如此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歸衛

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葬薛惠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吳救陳

此吳楚爭諸侯而為此救見中國之益衰未可以存亡繼絕許之也義又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伐我見八年左氏曰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灌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邠洩子羽銳敵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臯魯不能反身臯已而又見伐也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魯以入邾之故吳齊

交伐是我之臯魯不反身自咎又會吳伐齊以速國書之兵是不知臯之在我也愚謂齊有喪而伐人臯亦可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邦分崩離析師至輒入其國都公室卑弱私邑不相能故無復預備也

夏陳表頗出奔鄭

表左氏穀梁作轅

左氏曰初表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孫氏曰戰不言公者公與伐不言戰也左氏曰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矢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

四百十五
張奇
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
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
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木訥趙氏曰魯再會吳
伐齊招夷狄以攘中國爲惡大矣劉氏曰戰而言
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
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用齊
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
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
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
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
八年元咺奔晉○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
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

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非禮也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朴鄉呂氏曰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初稅畝則稅且重矣作丘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旣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爲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

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康侯胡氏曰禮娶妻不娶同姓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淪際會名著男女有別矣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爲無禮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爲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臯

橐章夜切一音託

杜氏曰橐臯在淮南逡道縣東南張氏曰吳地地譜云逡道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左氏曰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

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師氏曰往年會于郕今又會于橐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詳書者譏公之會夷狄也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公羊作運郕音云

杜氏曰郕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海陵即泰州城下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于橐臯修郕之好也郕在今泰州吳

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郕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則魯之臯著矣未詳是

否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器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原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岳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作螻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十二月螽雖不害穀災異蓋甚於常時夫百蟲既蟄而惡氣殄君臣蠹民逆天陰陽變常之象也義又見桓五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五咸切罕公羊作軒

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岳報雍丘之師也案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雍丘二國復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義又見九年宋取鄭師

夏許男成卒

成公羊作成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黎氏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凡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似非經意黃池杜氏曰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

張氏曰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木訥趙氏曰晉侯惇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伯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伯也交中國爾愚謂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柏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於越入吳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唐侯

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與晉敵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又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衡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春秋初書吳入楚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著明之義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葬許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螽

義見桓五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
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
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
人事所召也義又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區苦侯切公羊作驅

盜見襄十年高氏曰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
興而專殺國君及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貫道王
氏曰夏區夫徵舒之裔也徵舒為逆陳不能討而
楚殺之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未詳是
否

十有二月螽

義見十二年及桓五年○呂氏曰前年十二月螽
此年九月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
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魯用田賦而比年三
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三百八十八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蘇氏曰狩而不地爲獲麟書略之也麟陸璣曰麕身牛尾黃色玄鬣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愚謂聖王在上天下文明則麟出爲祥聖王不作天下大亂則麟出爲異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桓春秋之始也諸侯會盟侵伐蕩然無主迨乎莊僖齊晉旣伯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焉歷昭定哀陪臣柄國此

君臣之大亂也蠻夷猾夏亦始隱桓及乎莊公荆楚又盛桓文旣沒其勢益張滅國殺君遂主夏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沮而吳復興此夷夏之大亂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相尋民無錯躬先王之紀綱法度遺風舊俗泯矣人事悖常則陰陽錯序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螽螟麋鹿所不見而春秋以獲麟終焉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自微見著始之不慎而紊於終微之不戒而極於著遂至無可奈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

謂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蓋有素矣因是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此終固必有發端者然也如伏羲畫八卦因於河圖設無河圖八卦寧不作乎

春秋本義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